國語朗讀 題庫

1. 餘溫 葉淑音

2. 大衣 簡玲

3. 小河滴水 周芬伶

篇目一 〈餘溫〉 葉淑音

 哥哥的身體已經冰冷，從破碎的車禍現場撿回的手機，還是溫熱的。

 哥哥離世的消息尚未傳開，各種訊息一如往常傳入，加溫了手機、點亮了螢幕，給人逝者仍然活著的錯覺。

 人生忽然斷訊，哥哥輕易地登出這個世界，而透過手機密碼，便可登入哥哥的世界。隨身攜帶的手機，有如車子的行車紀錄器，在手指的滑動間，載入生活的軌跡。只要在九個點的方陣內，畫出圖形密碼，便如同開啟一扇門，沿著網路的甬道、數位的指標，通往一個人日常的瑣碎與深邃。

 但基於尊重隱私，我沒有這麼做。我想像黑盒子裡的私密，蘊藏的是一片海。

 湧動的訊息激盪出此起彼落的潮音，親友的閒聊如浪花噴濺，而上司的工作指令是足以拍碎生活節奏的瘋狗浪。點開相簿，便潛入海底，繽紛的照片如熱帶魚群在透光的深藍中旋舞，展演著那些被定格的人生切片。探出海面，有各式APP暢行，遊戲軟體是快艇，購物軟體是貨輪，社群軟體是漁船，撒出人際的網，撈起生活的花絮與細語。而今，這片海已日漸沉寂。

 哥哥還在我的手機裡，電話聯絡人有他的暱稱，相簿有他的身影，通訊軟體有我和他的對話。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哥哥的LINE頭貼在版面上不斷往下沉，生命在退潮，那是哥哥漸漸遠離的背影。不甘的念頭一起，丟訊息給哥哥，試圖將他從深處打撈上來，一時卻不知要輸入什麼，於是隨手複製了哥哥傳給我的最後一則訊息，按下Enter，浮上來的是：「我今天晚一點下班，不用等我吃晚飯。」而這則訊息的左下角，再也不會顯示「已讀」。

 哥哥已退出世界這個群組，但他的數位遺骸還在家庭群組裡，我們照樣在這個四缺一的群組話家常，依舊是一家團聚。但每則訊息的已讀人數最多只會顯示2，消失的數字3是家人不願正視的疼痛，也是幽靈人口的不在場證明。

 國外有工程師大量搜集逝者生前在網路世界留下的文字或語音紀錄，供人工智慧學習，複製出說話語氣與用字習慣都仿如本人的聊天機器人，讓親友可以和逝者對話。如果哥哥透過這種方式復活，就能補回群組裡那消失的已讀人數。借屍還魂後，哥哥在數位世界裡永生，無病無痛，無罣無礙，實現了法會上我們對他的祝福。

 哥哥離世已經兩個多月了，他的房間仍保持原狀，上班前換下的睡衣還躺在床上、拖鞋歪斜地擱淺在門邊，彷彿還在等待主人回來。我還是會傳訊息給哥哥，傾吐我不便言說的壓抑，像是對著樹洞訴說祕密。

 哥哥的手機一直沒有關機，我仍定期充電，讓它繼續發光、溫熱。

篇目二 〈大衣〉 簡玲

 如果不是母親的腰椎開刀，恐怕，我都不會打開她的衣櫃。

 一月寒冬，雨像童年一樣籠罩整個世界。母親從恢復室到病房已是深夜，睡夢中，她眼角微滲淚水，不斷囈語著黑色大衣。印象中母親是個小巨人，因為我那個好賭、浮浪貢的父親一輩子在跑路，全家重擔落在她身上。凌晨，我決定回家拿她的大衣，白日喧囂的醫院詭譎沉靜雪色，每個轉角聊齋著隨時現身的魂魄。

 回到家，我打亮每盞燈，屋子裡沒有母親的聲音顯得孤零零。這些年，我在外地工作和喜歡的人同住，她守候屋宅等我週末回家。

 房間裡咖啡色的衣櫃已經沒有檜木的香氣了，上櫃是兩片左右外拉的門片，下櫃是三層抽屜，右邊的門上鑲有一面鏡子，氧化的鏡面訴說斑駁的五○年代，我的眼睛匆匆掃過，這是妹妹婚宴時她穿的，這是幾件日常襯衫，還有兩件牌子未剪似乎是捨不得穿的上衣，我想起她朗朗笑聲：「衣服太多了，這輩子都穿不完哩！」

 她的黑色長大衣就站在右邊門裡，依序排列幾件細腰的洋裝，一套黑絨的喇叭褲裝，和烙印復古痕跡的棉襖，這些年代久遠不合時宜的衣服，乍看如一尊尊肖像安安靜靜杵著。

 像走進時光隧道，凝視歲月的列車，有些少女時少婦時，有些我全然不知有些我似曾相識，我一一瀏覽，翻閱她不捨丟棄的韶光，顏色多半深暗，不曾繽紛的一生。

 令我訝異的是櫃子末端掛著一件深藍的短大衣，多麼熟悉，彷彿十一歲懵懂的我站在櫃子深處。

 同樣是漫長雨季，清潔婦的母親進入年前大掃除的忙碌，假日我是她的幫手，舉凡洗浴室刷馬桶清洗拆卸下來的玻璃窗，這些小事我都會做。那天，我不小心被窗角割傷左手，看著華燈初上，又冷又餓加上手指穿刺的疼痛，我忍不住啜泣，她發現了拍拍我肩膀說：「堅強一點，妳是大姊！」

 或許是心疼我，途經夜市，她討價還價一番，買了深藍色綁腰帶的短大衣給我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家門口圍堵一群人，母親起的互助會被會腳偷標好幾個，爾後，她日夜不停勞動還清債務，比無用的父親更像男人。

 謝天謝地，母親的腰椎手術比預期順利，我照顧她幫她擦澡換藥，當我找她更換的厚衣，說起手術那晚她懸念的大衣。她說：「那件黑大衣是妳爸爸買給我的，萬一我死後和他相見，他才能一眼認出我來。」

 母親的世界愈變愈小，容納的還是父親，我裝做沒事，轉移話題。

 「哦，那件我小時候的藍色大衣，妳還留著？」

 「我本來想說……留給孫女……」她欲言又止。

 打開衣櫃，這次，我沒有闔上。我為她穿衣，輕聲說：「微創的傷口，真的很小耶。」

 「再小的傷口，也會疼痛。」一隻溫馴的老貓細語著。

篇目三 〈小河滴水〉 周芬伶

 連續好幾天傾盆大雨，平日乾枯的山溝全都漲滿了水，好像河流也有了清晨的甦醒。

 校園變成水的王國，渾濁的水流靈活地向前竄奔，連山路上也匯集了一些小水流，蜿蜿蜒蜒，錯綜複雜，流向不可預知的方向。雨後的樹林有股清後之氣，一如翻騰過的心湖，忽然平靜下來，落得澄澈清明。路人踩著跳舞的腳步，跳過一個個水窪，臉上都有好玩的神氣。我卻望著這些水流，怔怔發起呆來。

 依稀記得有首歌叫﹁小河淌水﹂，以前哼它的時候，不能明白淌水的河流如何會引人愉悅高歌。作曲的人似乎懷有不可言宣的神秘喜悅，曲曲在歌中傳達，那是令人思想不透的。

 現在，我望著這些狡黠的水流，似乎也能分享那歌中的神祕喜悅了。試想｜｜經過漫長的冬季，厚厚的積雪慢慢溶化，水流從四面八方流來，所有的河流均漲滿了水。那水流啊！以火山爆發的威勢，挾泥沙俱下；然後，沸沸滾滾，向東流去；最後轉為溫婉寧靜，興奮地喘息。鬱積一季的熱情一旦釋放，奔騰翻攪，不可抑遏。

 那水流啊！不知是那座高山上的積雪？那處梅梢的雪花？那處清泉的結晶？那一片窗前的雪景？全部到齊了，帶著厚重的泥土味，以及草木的芳香，風塵僕僕地降臨。河流才是歷盡風霜的風霜化身，他才是永不知疲累的流浪者。歌者於焉懷想。

 又如果是幾朝風雨，豐沛的雨水滋潤了大地，充實了河流。試想｜這樣甜美的水流，將使多少草木死而復活？將使多少田地肥沃？多少花朵因而綻放？多少魚兒更加優游？喜悅必是不斷的了。於是，那個首先發現春之奧祕的歌者，滿心歡欣地笑了，對著浩浩蕩蕩的水流，作出虔誠的謳歌。

 我也有謳歌的衝動，只是百番苦思，仍然想不起那首﹁小河淌水﹂的調子，更不用說是歌詞了。或許我記錯了，那原不過是一首普普通通訴說河流的歌曲？或許根本沒有這首歌，﹁小河淌水﹂這四個字是我編造出來的？或許它不過是歌中的一句，或詩裹的片段，也說不定。就算有這首歌，或許我根本沒學會也說不定。不過，在這春之末、夏之初的清晨，懷想著一首歌，委實美得令人困惑。

 一路走去，仍然找不到答案，望著那些狡猾的水流，我開始感到一絲絲煩惱。